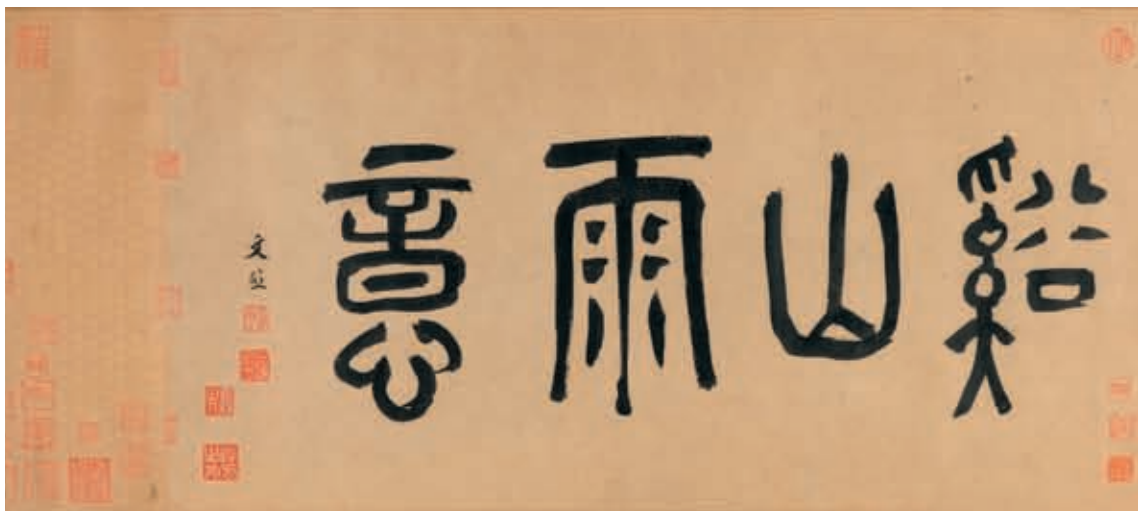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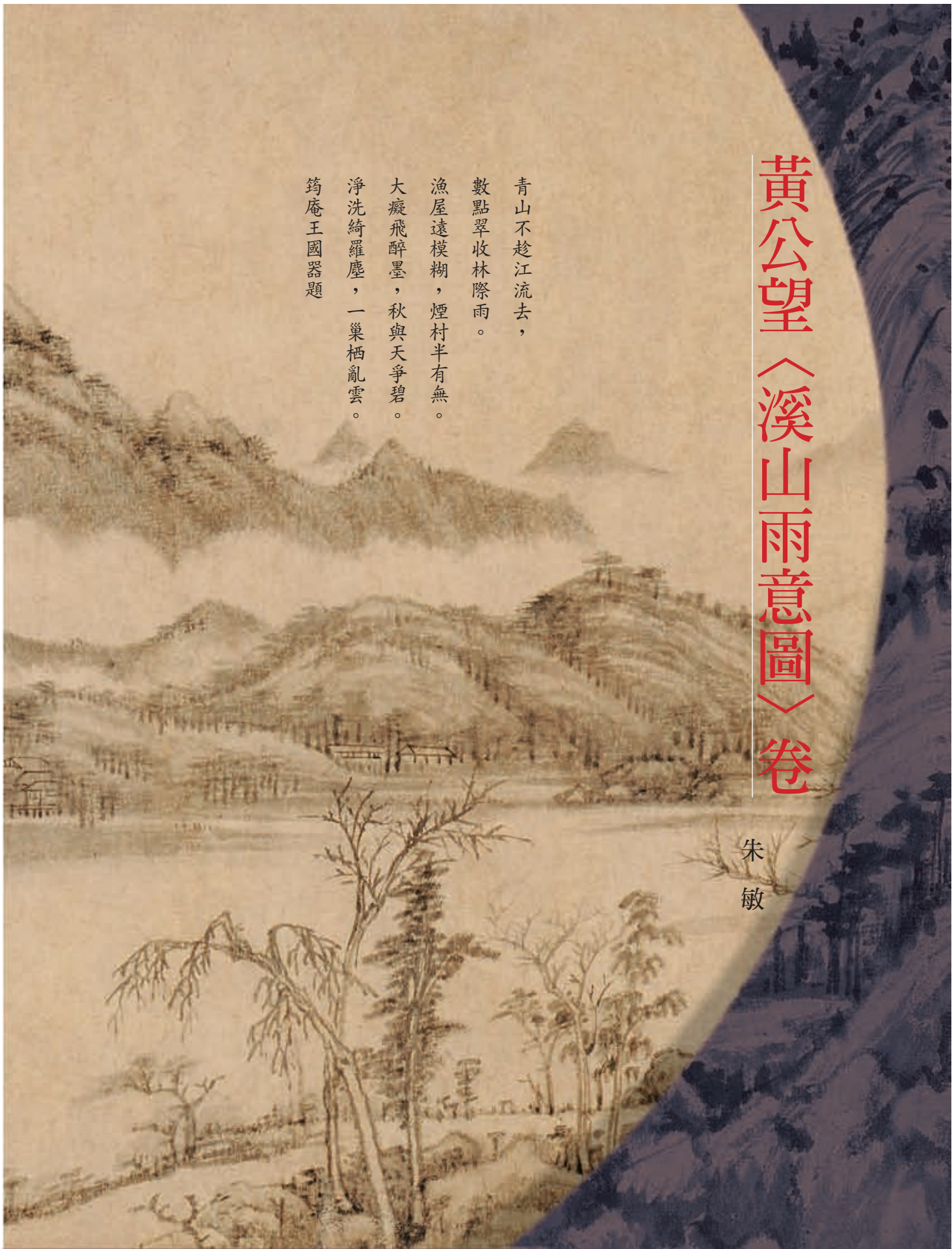


溪山雨意圖 引首文彭篆書「溪山雨意」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黃公望〈溪山雨意圖〉卷

朱敏

青山不趁江流去，
數點翠收林際雨。
漁屋遠模糊，煙村半有無。
大癡飛醉墨，秋與天爭碧。
淨洗綺羅塵，一巢栖亂雲。
筠庵王國器題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眾多的藏品中，有一件彌足珍貴的繪畫作品，它就是元代畫家黃公望繪製的〈溪山雨意圖〉。

〈溪山雨意圖〉，紙本、墨筆，畫心縱二六·九、橫一〇六·五公分。引首是明代書法家文彭篆書「溪山雨意」四個大字，款署「文彭」，鈐朱文「文壽承氏」、白文「三橋居士」二方印。畫面「沙坡層疊，俱作棘枝小草，小松細筆剔針，遠山一帶小披麻皴，煙樹茅舍，雜樹蒙茸……」（吳升《大觀錄》畫卷十七）

卷尾自題：「此是僕數年前寓平江光孝時，陸時本將佳紙二幅用大陀石研、郭忠厚墨一時信手作之。此紙未畢，已為好事者取去。今復為世長所得，至正四年（一三四四）十月來溪上足其意。時年七十有六，是歲十一月哉生明識。」下鈐白文「黃氏子久」、朱文「黃公望印」二方印。畫面左上部有清乾隆皇帝御題七言古詩：「七十老翁飛逸興，健筆得要無爭多。溪煙山靄份勃鬱，雨意立待將滂沱。叮邊農父早罷肩，舟上漁子閑

披蓑。當時快意撫左紙，構景古研磨大陀。遂教曲書欲雨妙，潤潯觸手難為摩。國子博士題瞀首，小篆四字成擘窠。灝（懶）瓚乃別出手眼，卷後橫議推鷗波。英雄欺世故應爾，要已心磬詎有他。富春大嶺石渠寶，天然作配非旁羅。乞求聲應有定理，吾因遐想碩人過。」款署「庚午早春（一七五〇），御題。」鈐白文「幾暇怡情」、朱文「乾隆宸翰」二方印。卷後隔水為元代文人王國器書題畫詞一首：「青山不趁江流去，數點翠收林際雨。漁屋遠模糊，煙村半有無。大癡飛醉墨，秋與天爭碧。淨洗綺羅塵，一巢栖亂雲。」款署「詞寄菩薩蠻，筠庵王國器題」，無鈐印。另紙有元代書畫大家倪瓚題跋：「黃翁子久，雖不能夢見房山、鷗波，要亦非近世畫手可及，此卷尤其得意者。甲寅（一三七四）春倪瓚題。」無鈐印。畫卷前隔水有明代收藏家項元汴書畫收藏「秉」字編號。全卷鑒藏印記八十餘方。

黃公望，生於西元一二六九年，約卒於西元一三五四年，江蘇常熟



元 黃公望 溪山雨意圖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人。本姓陸，名堅，父母早逝，家貧無依，因過繼浙江永嘉黃姓人家，年邁九旬的黃父見到聰明伶俐的繼子，感歎道：「黃公望子久矣！」遂改名黃公望。字子久，號一峰，又號淨瑩、大癡、大癡道人等。晚年自號井西道人。自幼聰慧，其學問，「天下之事，無所不知，下至薄技小藝，無所不能。」（元鍾嗣成《錄鬼簿》）中年時，曾在浙西廉訪司充當小吏，因忤權貴，受累坐牢。出獄後，黃公望已年近五十，在仕途上難再有希望，於是，「絕意仕途」，「往來三吳」，遊歷名山大川，放浪於江湖間。一度在松江賣卜爲生。後加入了主張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全真教」，退隱於杭州西湖的笕簣泉，晚年定居在杭州西部的富春山。

畫史記載，黃公望五十歲始致力於山水畫的創作，同時代的評論家說他「善山水，師董源，晚年變其法，自成一家。」（夏文彥《圖繪寶鑑》）明人則謂「其畫自王摩詰、董北苑、僧巨然而下，無不探討，一洗趙宋工習。」（姜紹書《無聲詩史》卷一）董其昌《畫禪室隨筆》中多次提到「黃子

久學北苑」。在學習古人的同時，黃公望注重師法自然，或「探閱虞山朝暮之變幻，四時陰霧之氣運」（夏文彥《圖繪寶鑑》），或「終日只在荒山亂石叢木深中坐，意態忽忽，人莫測其所爲。又久居泖中通海處，看激流轟浪，風雨驟至，雖水怪悲詫，亦不顧。」（李日華《六研齋筆記》）他還教育學生在「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于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黃公望《寫山水訣》）黃公望所畫山水，沈鬱變化，幾與造化爭神奇，與吳鎮、倪瓚、王蒙合稱「元四家」。有〈富春山居圖〉、〈九峰雪霽圖〉、〈丹崖玉樹圖〉、〈天池石壁圖〉、〈溪山雨意圖〉、〈剡溪訪戴圖〉、〈富春大嶺圖〉等傳世。

黃公望自題寫於「至正四年」，即西元一三五四年，黃公望時年七十六歲。此圖是「數年前」畫，從黃公望有紀年的傳世作品來看，較早的是七十歲作〈仙山圖〉，因此，〈溪山雨意圖〉當屬於黃公望早期的書畫作品。

根據黃公望自題，〈溪山雨意圖〉的成圖充滿神奇色彩。此圖是黃

公望住在平江時，用陸明本拿來的好紙「信手作之」，但是畫還沒有完全畫完，就被好事者取走，數年後，一個叫「世長」的人得到，他拿著未完成的畫卷找到黃公望，請他題款，於是，黃公望花了一個月的時間，「足其意」，徐邦達先生認爲「大約就是近處的坡石和極少幾棵近樹。」（徐邦達《黃公望〈溪山雨意圖〉真偽四本考》）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溪山雨意圖卷〉。的確，近景中的幾株松樹，樹幹作繁密的圓圈，松針細密，和黃公望自題「信手作之」不太相稱。我們雖然不知「好事者」爲誰，也未曾考證「世長」是何許人，但是，畫作從最初被取走，到幾年後重新回到畫家手裏，的確令人品味。從全圖來看，這種傳奇仍在繼續，因爲在黃公望逝去二十年，他的好友倪瓚見到了這幅作品，於是有了另紙的這則僅僅三十五字的短跋，字數雖寥寥，但將黃公望與房山（高克恭）、鷗波（趙孟頫）並提，稱讚老友畫作「非近世畫手可及，此卷尤其得意者。」

〈溪山雨意圖〉描繪江南景象。近景坡岸，樹木林立，從右至左依次

排列著五組高低不同，疏密相間的不同樹木。第一組，由四棵樹組成，前面兩株松樹高大挺立，後面兩株雜樹，一直一斜；第二組，古松前是一株疏枝細幹的雜樹和更矮小但枝葉茂密的小樹；第三組是兩株樹幹交錯的枯樹；第四組是兩株低矮，一疏一密的小樹；第五組是三株不同的樹，楊柳低垂。其中第一、三、五組中都有一株樹是向左傾斜，將觀眾的視線自然引向前方。

中間大片空白，是浩渺無邊、平靜無波的湖水。遠處是連綿、起伏的群山，環繞的雲霧，錯落的村舍。在這裏，黃公望並沒有作簡潔的構圖處理，而是如北宋畫家筆下的真山，融合了平遠、深遠、高遠的構圖技法，畫面豐富而有空間感。

畫面中的群山，從橫向看，山的走向自右至左延伸，近處的山坡，林木、山石清晰可見，遠處山脈，則以淡墨勾畫出山的輪廓，復以淡墨暈染，以示依稀景象，展現山脈由近至遠；從縱向看，既有山外有山，層層疊疊的群山，又有獨立成峰的山峰。以畫面正中兩座相對而立的山峰爲

卷〉，可使高趙敘社。」同時還對倪瓚的跋尾「不能夢見房山、鷗波」，認為「殆是攀安提萬，更欲盡其能事耳。雲林此語是真相知，皮相者謂兩賢相厄，相去何啻千里。」（張丑《清河書畫舫》）

〈溪山雨意圖〉為我們營造了一個寧靜、悠閒地自然空間。全圖雖然空無一人，山水似真非真，但卻呈現出一種恬淡飄逸、空靈寂靜的神韻，是黃公望寄意山水，抒寫胸中逸趣的思想體現，表現出一個理想審美的境界。這種把人和自然、繪畫和意境視為一個整體繪畫的思想對元代畫風的形成起了相當大的影響。

如果說〈富春山居圖〉是黃公望「三四載未得完備」的精心之作，是黃公望「生平最得意筆」，代表了黃公望形成自己風格的成熟的筆墨技巧，那麼〈溪山雨意圖〉卻只是黃公望「信手作之」的即興之作，是黃公望早期畫作。但是〈溪山雨意圖〉顯示了黃公望對傳統繪畫的學習認識，對繪畫空間把握的遊刃有餘，對研究探討黃公望的繪畫風格的形成很有價

值。明代王世貞《藝苑卮言》在論述中國山水畫的幾次重大變革時說：「山水至大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又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又一變也。」大癡即指黃公望，就指黃公望把董、巨一派山水畫推向畫壇主流地位，為後世臨仿、追捧，出現了「人入子久，家家一峰」的盛況，對明清古代山水畫家產生了深遠影響。

〈溪山雨意圖〉是書畫合璧的藝術作品。引首文彭（一四九八—一五七三）是書畫家文徵明長子。曾任南京國子監博士。對詩文、書畫、篆刻均有造詣。篆、分、真、行、草並佳，索書者接踵不斷。王國器（生卒年不詳）是趙孟頫的女婿，「元四家」之一王蒙的父親。工詩詞，擅書法，喜收藏，其題詞〈菩薩蠻〉，清新自然，為畫卷增添了詩意。倪瓚（一三〇一—一三七四）為「元四家」之一，所畫山水，為後世推崇，此為晚年之筆，不僅對畫卷作出精準的評語，更使觀者欣賞到他的書法之美。

〈溪山雨意圖卷〉著錄于明代朱存理《鐵網珊瑚》畫四，陳繼儒《妮古錄》卷二，汪珂玉《珊瑚網》畫卷九，張丑《清河書畫舫》戊集，清代下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畫卷十八、顧復《平生壯觀》卷九，吳升《大觀錄》畫卷十七，安岐《墨緣彙觀》畫上等書。今畫卷上鈐鑒藏印分別屬於明代項元汴、文徵明、李肇亨、李君實、史邦俊，清代安岐、清代內府。其中項元汴印多達三十餘方，為項元汴重要藏品。此圖入清曾是安岐的藏品，有「儀周珍藏」、「古香書屋」、「安氏儀周書畫章」等印，後入清內府，故有「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寶笈」、「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乾隆鑒賞」印。乾隆皇帝的御題應該就是這一期題寫的。此圖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光緒軍機大臣孫毓汶的後人孫念台先生捐贈給中國國家博物館，同時捐贈的還有孫毓汶收藏的文徵明的〈真賞齋圖〉、王翬、王翬等人的書畫作品，因此，〈溪山雨意圖〉是一件流傳有序的書畫作品。

作者任職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例，右側的山峰，自下而上，一山隱沒，一山又現，分為四層。最前一列，水邊沙坡，樹木茂密，山坡兩側，村舍密集，有的依山而建，有的坐落山坳，雖未見人，但似有人聲、雞鳴、狗吠之聲回蕩。山頂是一層較窄的雲霧，上端是一列起伏的山巒，向右延伸隱於前列山後，向左則連綿至畫面中間的主峰。再後，又一層雲霧出現，繚繞於第三列山脈的山腰，

既呼應前山的山形，又增添山雨欲來的感覺。高聳的山峰，突出了遠山的巍峨，又與畫面左側山峰遙相呼應。再往後，則是隱隱現出輪廓的遠山。

左側的山峰，採用了全景式構圖。沙坡、屋舍、叢林，從下而上順勢展開，山腰下的樹木，用一排排直線為樹幹，再以濃淡不一、大小有別的橫點為枝葉。山脊先用淡墨鉤線，復以一排排濃墨橫點仔細苔點，一方

面代表江南土山多樹木，也削弱了山脊堅硬的稜線。山頂用小塊面的「磬頭」結頂。全圖在整體構圖上顯然受到趙孟頫〈水村圖〉的影響，而在細節上，則與高克恭的〈雲橫秀嶺圖〉相近，全圖雖是「信手為之」的作品，但在畫面空間的處理上，做到了疏不顯簡，密不覺繁，無怪倪瓚將此圖定為黃公望的「得意」之作。明人張丑見此畫卷，稱「〈溪山雨意畫



元 高克恭 雲橫秀嶺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